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六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昺

晦庵集卷六十五

宋 朱子 撰

雜著

尚書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陸德明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太皡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籍書籍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

項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黄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黄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已姓黄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黄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黄帝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揆度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憚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恢弘至道示人主

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程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録必非偽妄知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删去之或其簡編脱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

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為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故為秦博士以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

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内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説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知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吕刑文侯之命費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偽之説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至魯共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

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

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共百篇之序文合為一篇共為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減八卷又大禹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又減四卷通前減十二卷以五十八卷減十二卷故但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磨滅者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

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戍王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也今亡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愽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今按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漢書藝文志以為孔子纂書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亦無所發明其閒如康誥酒誥梓材之屬則與經文又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然相承已久今亦未敢輕議且據安國此序復合為一以附經後而其相戾之說見本篇云既畢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今按此序不類西漢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所據未敢必也以其所序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細考焉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説是也大抵書之詞語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録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

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隱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為十六卷蓋亦畧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三篇共為三十四篇并僞作二十四

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今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畧同者疑即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

必是張霸所僞作者矣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

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難者云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冊在几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此篇古文今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粤越通曰若者發語辭古人文字中多用之周書所謂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勲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聰明也敬為體而明為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

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之貌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葢放勲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其勲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

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庶民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嘆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於是無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及物由近及遠所謂放勲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兼命二民四子作為歷象以授民欲其及時以趨事也若順也昊廣大之意也歷所以紀數之書也象所以觀天之器如後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此以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分職

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宅居也嵎夷東表之地蓋官在國都而統治之方其極至此非往居於彼也曰暘谷者以日之所出而名之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晨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歷之節氣早晚均平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晝得其中也蓋晝夜皆五十刻春主陽故以晝言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殷中也仲春者春分之氣蓋以日昬中星驗春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温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劉氏曰當云宅南曰交趾陳

氏曰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為謂為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盖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周禮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之中星也因析而又析也以氣愈熱而民愈散也希革毛希而革見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

西謂西極之地曰昧谷以

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日所入而名之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盖以秋分之暮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比時亦晝夜各五十刻秋主陰且避春之日中故舉宵以見日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虛星秋冬之中星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

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冬亦主隂然無所避故直言日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昴星冬至之中星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亦以寒而生細毛以自温也蓋既命羲和造歷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今按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歷推考參驗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冬至

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為近之而亦未為精密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嘆而言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也釐治工官庶衆績功熙廣也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至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

積之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蓋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既為可笑而農桑庶務皆失其時為害尤甚故必以餘置閏而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以下至鯀績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咨嗟若順時是庸用也言堯誰何咨嗟而問有能順此理者將登而用之也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為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蓋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

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采事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靜則能言而用之則違背其言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不可曉與下文不相似疑有舛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懐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

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下民其咨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僉衆共之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逆也命上之令也言專任已意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倖直是其方命敗類之證也岳曰則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强舉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賢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矣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巽順而入之也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入居我之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蓋四岳與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嘗亦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又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也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

事之以觀其内是也葢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歴山入河汭水北一說亦水名一說小水入大水也葢山水皆自北來人可居處多在所交之北故舜所居在嬀之汭也嬪婦也虞舜氏也謂其家也言治裝而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舜典古文有今文合於堯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也哲智也温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潜也

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信實而充塞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官職之位也　今按孔疏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孔傳之時已失舜典一篇又自此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故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以下文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直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蓋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其所傳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因其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本經而并及孔傳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但未知其餘文字同異又如何耳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

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序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患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

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於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運轉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察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齊猶審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言舜初攝位乃察璣衡以審七政之所在以起渾天儀晉天文志云天言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月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

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黄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去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解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此璿璣玉衡之遺法蔡邕以為近得天體之實者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之天晦不可目察

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為此○今按此以漢法逆推古制然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偶在地之位以準地而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具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具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二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雙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

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為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跬損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又為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而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歷家之説又以北斗魁四星為機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説以廣異聞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禮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理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

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嶽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鋭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即辨其偽也既盡覲見四嶽四嶽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氏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月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

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絶句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畧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合之也同審而一之也

律謂十二律也六律為陽黄鍾大簇姑洗㽔賔夷則無射六吕為陰大吕夾鍾仲吕林鍾南吕應鍾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竒空圍九分而黄鍾之長九寸大吕以下律吕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音聲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髙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長短則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黄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黄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觔三十觔為鈞四鈞為石此黄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所用有不同者則審而一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叙葢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賔嘉也修之所以同

天下之風俗也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
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
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
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
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曰王之所以撫邦
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喻
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
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大畧亦類此蓋因虞夏
之禮而損益之故其先後詳畧有不同耳卒乃復者舉
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
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南嶽衡山西嶽
華山北嶽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
其時也格至也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
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不知何據今未有考也特特牲
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

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氏以為但言藝祖者舉尊耳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同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治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氏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則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

山濬川肇始也十二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也古者中國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大河以内為冀州而帝都在焉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太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又分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内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則是為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象如天之垂象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宫大辟五

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踰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木末垂革官刑官府之刑也扑夏楚也敎刑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也金罰其金也贖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則罰其金以贖罪也此五句者寛猛輕重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猶今之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刑有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

攸當者乃天罰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而貧者受刑既非所以為平而又有利之之心焉聖人之法必不然矣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其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大江之南彭蠡之西洞庭之東恃險作亂者也幽州北裔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或云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州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

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殂落死也

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為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皆樂器也古者謂畿內之民與列國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海內之民則不為服惟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又能讓舜為天下得人故海內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按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一百單一年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即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月正猶月朔謂之朔月月吉謂之吉月也孔氏曰舜服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按春秋

國君皆以遺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此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受天下之朝貢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寛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遠近之勢如此先務其略而後致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信有德仁人而拒絕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當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奮起

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時亮庶事而順成庶類者乎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時有在朝者也禹崇伯鯀之子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也時是懋勉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是則指此百揆之事而言也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録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比稽首首至地暨及也稷契二臣皆帝嚳之子稷名弃姓姬氏封於邰契姓子氏封於商皐陶亦臣名也俞者然其舉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時稱舜曰以見自此以上稱帝者皆堯也自此以下稱帝者乃舜也則堯老

之時舜未嘗稱帝亦可見矣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也后君也謂有部之君也如所謂三后后夔皆有爵土之稱也稷田正官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者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欲其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

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廹切虛偽免而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冦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弃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盖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衆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而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畧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

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服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言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垂之指即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言供其事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往哉汝諧言汝能和其職不聽其讓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也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益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伯虎仲熊太史公

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殳以積竹為兵建於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二人豈能為二器者與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體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蓋序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温故欲其温寛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皆所以防其氣禀之過而矯揉之也所以教冑子者欲其如此而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宫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宫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

又必以十二律者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黄鍾為宫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下則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帝曰龍朕

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

允堲疾殄絶也殄行者謂傷絶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黒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辟

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之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之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

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故治水之際三危已宅而猶有不即工者及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絶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

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南方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字為句絕耳方猶云徂步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此言舜生而側微至三十年堯乃召而用之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一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叙其始終也

大禹謨

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而其所載有未盡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古文有今文無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謨謀也命教祇敬也

帝謂舜也文命敷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于

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王氏以為禹號蘇氏曰非也以文命為禹號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吳氏曰此書不專為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放二典為之臯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臯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

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曰德者言其德化之深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

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無告困窮也帝謂堯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皆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葢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氏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歎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為鄙謂都為美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

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盖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此類固為有理但益之語接連上的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譽其美而不見其勸勉規戒之辭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只依舊說賛堯為是

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廸道也字本訓由故又以為所當由之道也言天道無常隨人所行之順逆而應之以禍福猶影響形聲以終上文之意見所以不可不艱者以此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先吁後戒

欲使聽者精審微與警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虞度也言當儆戒於無虞度之時謂戒於無形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成就也言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之言如此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瀸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儆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

廸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失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美之辭也蓋言儆戒之道禹嘆而美之因謂所以如是而修其德者將欲以善其政也而為政之道不在乎他特在乎養民而已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以水克火以火克金以金克木以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則民生畧遂而不可以逸居而無教

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百穀本在木行之數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九功合六與三也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九叙惟歌者則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强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恊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帝曰俞地平天

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頼時乃功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而汝乃能不怠於其職故命之以攝帝位而率衆臣也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葢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總堯之衆爾未能遠宅帝位也故其命禹亦若是而已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

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往力行之意穜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其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宜使攝位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我念其可以率帝之衆者惟在於皋陶舍皋陶而求之亦無能及之者則是亦惟在為皋陶耳又言名言於口者以為惟在於皋陶而允出於心者亦以為惟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以易於皋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舜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皋陶此不及稷契者史記載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為兄弟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

及者而已期者先事而取必之謂舜言臯陶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故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今乃臣庶罔干予正而民情又皆合於中道無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容則下無所容御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疏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後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

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或輕或重者則從輕以治之功已成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或輕或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罪之輕重未明而可以殺可以無殺者欲殺之則恐其實無可殺之罪而陷於無辜不殺之則恐其實有不常之罪而失於不殺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心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而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以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臯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

之休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其所願以至于治教化之行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洚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言禹自許能任治水之責而果能治之是能成其信也成功謂水患既平而九功皆叙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

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揜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宜作楙盛大之意此作懋者乃訓勉爾蓋古字亦通用也德指其克勤儉不矜伐而言丕大績功也指其成允功而言懋乃德者彼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績者彼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言汝有此盛德大功故知歷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言其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事物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動而難反故危而不安義理難明而易昧故微而不顯惟能省察於二者公私之間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釐之雜持守於道心微妙之本

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頃刻之離則其日用之間思慮動作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而舜之命禹又推其本末而詳言之蓋古之賢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幷而傳之其可見於經者不過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畏而敬守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正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謀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方內外相資而得其要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此言可愛

者君而可畏者民也君之所以可愛者以衆非君則無以奉戴而至於亂也民之所以可畏者以君非民則無與守邦而為獨夫也故為人君者當自警戒以謹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願欲之事欲其有以常保其位永為下民之所愛戴而不至於危亡也若不恤其民使其至於困窮則天命去之一絶而不復續矣豈人君之所願欲也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和好也戎兵戎也蓋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故戒之命汝其慮已審矣豈容復有他說乎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

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枚卜謂歴卜之舜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故請歴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與自有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掌卜筮之官也蔽斷昆後也習吉重得吉卜也蓋言卜筮之官占事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合之於龜若我之志已定而衆謀又協則鬼神其必依據龜筮無不協從矣况卜筮之法不待習吉今又何用更待枚卜再得吉兆乃為可乎再辭曰固毋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羣祀朝諸侯等事也

金縢說

金縢此篇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

事且備東征本末故叙之於此

既克商二年 止 王翼曰乃瘳此叙周公請命之事

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管叔及其羣弟 止 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刁協爾詩序所謂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 止 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于後公乃為詩 止 誚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作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之詩

秋大熟 止 弗敢言金縢所藏代武王之說史之祝辭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至能念予一人是也既克商二年

至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及公歸王翼曰乃瘳史與百執事之言敘後事以始終祝册之辭也

王執書止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此後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召誥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林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夏后政衰稷之子不窋出奔於戎狄之間至孫公劉始立國於豳十世至太王避狄人之難於岐山之下文王遷于豐武王遷于鎬邰在漢右扶風斄縣豳在

栒邑縣豳鄉岐在美陽縣岐山豐在鄠縣東豐水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陂也岐在郃西北無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王氏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之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時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毖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諸侯而已何以知其如此以詩考之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而車攻謂之復古

召誥

惟二月既望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

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曰於已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上既望同意○劉謙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辭也來三月猶言明月也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傳曰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謀則貞龜○傳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洛汭洛北之水○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氏也○葉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若翼日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疏曰十二日也○蘇氏曰遍觀所營也按後篇是日再卜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曰告立郊社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耳疏又曰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疏曰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釁之故其釁之禮然歟廟有土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釁之此間當有告卜事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疏曰二十一日也書賦功屬役之書也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伯不遍舉五服者文畧耳邦伯州牧也葉曰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衆也○王氏曰周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傳曰大作言勸事太保乃以庶

邦家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傳以為王與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故諸侯公卿至覲於王以下篇告卜事觀之恐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畧君如此惟陳氏以為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於王以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此說最善葉曰禮諸侯朝于廟既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覿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時令旅王及公非常禮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告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而陳戒于王者所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告而後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與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元子者天之元子○陳曰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也其可不敬乎○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指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兹服厥命厥終知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遐遠也遐終者去而不返之辭瘝病也籲呼也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保佑及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智之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周家受之

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又復如紂也○朱子發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故魄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葉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籲和也言祈和於天也此與舊說不同

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夏敬德故天道亦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也嚮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天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棄老成又考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能考謀自天則又善也○陳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善德必資老成人稽謀自天言觀天之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也用顧畏于民碞者碞險也民猶水也水其德不敢遲也用顧畏于民碞者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又居洛邑繼天為服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中也○林氏以此所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

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稱周公言常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林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事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與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王氏以為明政刑以節之不知道之言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為御事使

之佐我周之御事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相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所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也○陳曰召公言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之敬德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教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祚也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天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以字如以其師之以此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從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刑下不務刑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葉曰刑儀刑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

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人心為天命也。陳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永命矣。林曰王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于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蘇氏曰庶殷雖已丕作然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雖周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令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顯于後世林曰讎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

王能祈天永命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為勤勞也奉幣以供王毖祀上下而祈永命贊王祈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

洛誥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擇其有可知者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蘇氏曰周人謂洛為成周謂鎬為宗周使來告卜王在宗周遣使告之作洛誥葉曰此篇當與召誥參見周公既定遷都之議使召公先相宅度其所宜為王城者召公既卜洛而告則以商庶民畧定其位於洛汭故周公復至而再卜也此篇非一時播告之辭史取周公得卜至遣史告卜相與往來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洛誥蘇曰此處有簡脫在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之文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

明辟王氏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曰予者親之也曰明辟者尊之也〇程氏曰猶言告嗣子王矣葉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周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之初命則我不得不嗣攝政事保佑王躬而相此洛邑以為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乙卯即前朔至洛之日〇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周公營洛本以處殷餘民民懷土重遷故以都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〇葉曰卜者先墨龜為兆而令之灼而兆順其墨謂之食墨求吉不過乎三既卜黎水又卜澗水東又卜瀍水西則三矣皆曰

惟洛食者以召公之卜而復以三地求吉皆不食而食洛是以卒從召公之卜為定也傳以澗東瀍西為王城宮室宗廟所在瀍東為成周遷殷頑民之所諸儒多用其說而陳氏姚氏之說尤詳今見别論

伻來以圖及獻卜

伻使也遣使以所卜地圖及卜兆來告成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傳曰作周以配天之美命王氏曰姚成曰天休震動使周有天下者天之休也故周公敬之而相宅以配天休也○或曰作新邑與我周室同休○又或謂作洛與宗周同休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言○或曰王本與公同來又曰王得卜而來見公遂留祭未知孰是

公既定宅伻來來示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貞猶當也○葉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太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龜二人皆知其吉斷而以示天下也

公

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以成此休常吉之卜也拜手稽首誨言拜受公言猶禹之拜昌言也周公曰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為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為王得卜而至洛既祭復歸鎬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考然葉氏說後數章貫穿今從之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始舉殷家之禮○疏曰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猶前篇之庶殷也○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秩而祀之也○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已以聽也周

謂宗周也言我所總百官令使之從王于周而我則未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

今王即命曰記工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乃命曰我當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此功因新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曰記功蓋若紀于太常藏在盟府之類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

言成王又命我曰汝周公受先王之命而厚輔我大視功載則可見矣凡汝所自教之工乃我之朋猶言太史友內史友友邦冢君也功載記功之書也王似欲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之命成王與周公言未嘗汝之此周公述王言故變公稱汝也

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周公言既如此則孺子往矣但汝所朋不可不慎燄火始然尚微而方進之貌灼焚也敘次第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惟以在周工戒成王歸宗周其所順之常道及撫臨衆齊者習於事當惟用此事當皆如我所行也在周百工皆我所總人慎終之道當如此也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言我今往新邑所使嚮就其有僚矣明作有功之事務為惇大之以成寬裕之政則汝亦長有寬裕之辭於後世矣言往者如云來相宅順王所在而言趨事赴功常失之急薄故又言惇大成裕以救其失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周公言巳矣乎汝成王惟冲子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慎厥終也百辟諸侯也享朝而以幣享王誠以奉上之辭

物幣也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為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為如是者猶不享也諸侯不役志于享上則天下之民皆無復有享上之心矣天下之事安得不爽亂而輕侮乎如是則是成王實啟此亂而遺周公以憂勤不暇也。蘇氏曰小人賄以說人必簡於禮周公戒周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則招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陳曰予嘗以此思之則知文帝却千里馬而漢鼎重於泰山矣

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棐輔也蘉勉也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

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一說乃惟孺子頒朕不暇連此段言成王不聽我言是分我以不暇也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正父武王也厚叙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叙者我不敢廢汝自教工之命汝往歸宗周汝其敬叙武王之事而我留於此修后稷先公之業明農事以教民亦王業艱難之意也我民裕矣則彼殷民以教民為裕亦無有遠而不至者戾至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蘇曰惇宗厚族也將禮秉禮也稱秩元祀舉大祀也言此數事

皆賴公之功而成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穆穆和敬之貌天子之容旁作謂周公輔成已德以迎迓太平之治而不迷於先王之教予冲子夙夜毖祀蘇曰祭則我冲子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毖祀而已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導我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辭疑有關文成王言我當歸即政于宗周而命公留于洛猶唐節度留後之意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順也亂治也四方雖已順治而猶未定于尊公之禮未有以撫治公之功○蘇曰宗者掌禮之官蓋周公居洛七年乃制禮作樂故周公在滅淮夷之後此時未制禮也○此與

先儒不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且使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此正與公訣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公功敬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閔勞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當無厭倦於安國安民之事而公但勿廢其所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其世享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此王歸後使人來勞周公公拜受之辭也

召誥蘇滔用非彝論洛誥王復子明辟論踈陳二家王城成周論○惟七年葉說在復子明辟解下康誥日月一段林說與蘇說不同○若曰史文其言

而撮其要畧也陳　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則無或劓刵人矣言其責之在巳也先儒作四句讀以故不得其說而蘇氏破句讀之陳林宗之誤矣惟弔玆惟痛閔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閔痛之深恨不自我得罪也葉說好　雖若此然不罪之則民彝泯亂矣

元惡大憝詳文意當從王氏乃非德用乂言汝若寛縱則小臣外正皆得為威虐汝之為此欲以德乂民而實

非德也姑息而已蘇陳等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寛為說恐非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文王之敬忌忌惡也惟助成王德顯的越尹人祗辟越及也顯民明明德於民也

恫瘝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

惠不惠懋不懋順其所不當順勉其所不當勉亦通當順者不順當勉者不勉此說長不典式爾古註式訓勉○蘇云爾是人自言法當如此皆造王氏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槩是宥過刑故之意若有疾刑人如痛在已又恫瘝之意○蔽時忱陳說陋○至誠為小人所責○

殄享○世享皆謂享于天子

武成日月譜

一月以孔注推當是辛卯朔

壬辰旁死魄孔注云二日○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三日

○戊午師度孟津二十八日

二月若前月小盡即是庚申朔大盡即是辛酉朔

癸亥陳于商郊庚申朔即是四日辛酉朔即是三日○甲子勝商殺

紂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

閏月　李校書說是歲閏三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若不置閏即下文四月無丁未庚戌矣其說是也○若前兩月俱小則此月已丑朔一大一小則庚寅朔俱大則辛卯朔

三月　若前三月俱小則戊午朔一大二小則已未朔二大一小則庚申朔俱大則辛酉朔然閏月小大計必無辛酉也

四月　若前四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戊子朔二大二小則已丑朔一小三大則庚寅朔

王來自商　一日　○既生魄諸侯受命于周　十六日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或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恐經誤　○丁未祀周廟　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

日或二十五日

右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爲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盖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爲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

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内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閒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据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程氏之

云又未知其何所据也按張霸偽書有武成篇劉歆誤以為古文説見書序

疏中

考定武成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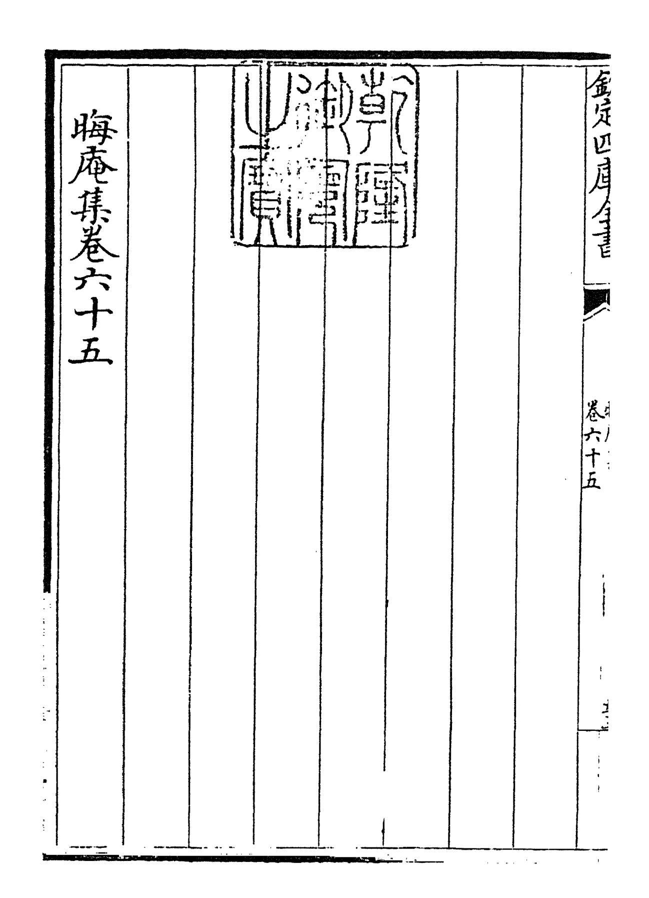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

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
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
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
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
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周此下當有闕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右此篇簡編錯亂劉侍讀王荆公程先生皆有攺正次序今以參考定讀如此大畧皆集諸家之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事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定生魄在丁未庚戌後盖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告天地未祭祖宗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

如此也劉侍讀謂余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先生徙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此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敇之意畧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之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晦庵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六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昺

晦庵集卷六十六

宋 朱子 撰

雜著

孝經刋誤 古今文有不同者别見考異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非先王之法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盖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禄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用天

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巳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甞考之傳文固多傅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尤可

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閒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為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删去子曰者二

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

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産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産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

教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删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為傳之四章其

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葢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後不言合删改者放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

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賛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矜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

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為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

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别為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為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

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宫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宫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

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

當自已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

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為傳之十章或云宜為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

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宜為九章

子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為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不解經而别發一義宜爲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忠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或云宜為十一章

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

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别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説疑孝經引詩非經本

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别為外傳如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孔叢子亦偽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為之也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偽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之繆匡衡傳注中顔氏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為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

讀管氏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必虛其心然後能有所容極謂盡其本原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服叶蒲北反○驕而恃力則觝羊觸藩）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行下孟反○虛謂虛偽）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式法也）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拚弗運反盥音管漱素茂

反○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泛拚正席共音恭席叶祥龠反○共盥謂共先生之盥器也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泛拚謂廣拚內外不止席前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客叶音恪鄉音向○怍謂變其容貌

右蚤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長丁丈反否叶音鄙○謂先從長者教之一周之外不必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必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行下孟反○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以此為紀綱然後可與也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

若有賔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客見上讓叶平聲行叶音抗○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者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受命為先生命求雖不得必以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

右受業對客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錯七故反悖布內反○饋謂選具其食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

菜羹羹叶音郎○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胾側吏反別彼列反要一遥反○胾謂肉而細者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左酒右醬醬當作漿○是謂胾也禮三飯乃食胾而辯殽皆畢又用酒以酳用醬以漱故言飯胾而食終乃言酒醬明在胾外也鄭注二禮兩引上文皆作漿字又此上文已云胾在醬前則此醬不應復在胾外矣今本誤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二句用韻不叶未詳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挾古協反還音旋嗛苦簟反○三飯食必二斗也挾猶箸也匕所以載鼎實者貳謂再益也食盡曰嗛視有盡者則益之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

肉也豆有柄長尺則立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漱祭未詳○既食畢掃席前幷掇斂所祭也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要平聲○所謂食坐盡前恐污席也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擥音覽隱於靳反飽叶補苟反咡音二○不以手當以挾也隱肘則太伏也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幷器乃還而立摳苦侯反鄉音向席

容還並見上立未詳○振社掃席謂振其底社以拂席之污賔客食畢亦自徹其餽弁謂藏去也

右乃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擖厥中有帚擖記注作擖又作葉並以涉反○攘袂者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寛故播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擖舌也既有水將拚之故執箕以舌自當而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左側貸他得反○謂倚箕於戶側凡拚之道必由奥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折之舌反○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從前掃而却退聚其所掃糞壤於戶內也

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板檝時以手排之適已向已也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

右灑掃

暮食復禮謂復朝食之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坐上聲錯見上所叶疏果反櫛莊乙反○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為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横于坐之所也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為緒句古侯反下叶音戸○句

曲也舊燭既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則方正不邪也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閒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巳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緒燭燼也梡所以貯緒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者叶音緒去上聲○先執燭者既捧梡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梡中至其櫛漸短有墜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右執燭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 奉芳勇反俶昌六反否見上○俶始也謂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右請社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友叶音以叶上聲長丁丈反儀叶五何反

右退習

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顔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觧易爻以彖

彖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頴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

臣浩按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晁氏所引以證王弼分合經傳者然其言夫子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又在於象及大象發

之似亦有所未盡　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閒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后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熹按

詩疏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其載本文而就經為注据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晁氏於此固不如呂氏之有据然呂氏於乾卦經傳之次第所以與他卦不同者則無說焉愚恐晁氏所謂初亂古制則猶若今之乾卦而卒大亂於王弼者似亦未可盡廢也因竊記于此云云

蓍卦考誤

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

其指而辯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

因讀郭氏辯疑為考其誤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竒於扐以象

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正義曰推演天地之

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

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

者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此以上係節文掛一

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為數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

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

今考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闕畧不備及顛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觧掛扐二字分别不明有以大起諍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考之當作扐字則恐傳寫之誤耳今頗正之其說如左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内去其一但用四十有九

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扐者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

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扐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

也或有二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為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為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為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則十有八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

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準此見乾卦初九下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手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餘三象同又曰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李泰伯曰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茍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

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渫四右手亦渫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為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

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為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

今考三家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為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而復言此為太畧而易字之䌦三揲之分亦為小疵劉氏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然其曰過多過少與歸奇為若干則是誤以兩扐為所遇而謂掛一為歸奇矣其曰餘

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過揲爲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正而法簡其論第一指與第二指第三指之餘數不同則雖爲三變皆掛之法然曰餘若干而益若干則爲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增益之嫌其以三變掛扐之策分措于三指閒則初變之扐誤并於掛再變之掛誤并於扐亦爲失之且一手所揲多至二十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說最爲簡易而分別掛扐爲明白但其法爲多者

一為少者三而不知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扐十二并掛一為十三而不知扐十并掛三為十三餘三則是後三變不掛而不若劉説之為得也今皆正之如左方云象同

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為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為掛扐

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盖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

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存者二

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二二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方二謂兩八圓一謂一十二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

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圓二謂兩十二方一謂一八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乾之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

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畧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爻亦一百

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
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今考凡言策者即謂蓍也禮曰龜為卜筴為筮又曰倒
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
筴尤為明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
之蓍數而言然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蓍不為策也疏
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以乾坤二少之爻為言
則固不專以乾坤為老六子為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

合亦為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為萬一千五百二十則疏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爾

右揲蓍之法見於大傳者不過如此為之說者雖或互有得失然亦不過如此愚已論之詳矣學者反復其言使各盡其曲折則後之為說者其是非當否不能出乎此矣

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扐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餘放此　郭氏曰歸奇合扐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去此不

用之餘數正語歸奇合扐之餘數故有三多三少之言至康節然後策數復見於書餘數不復相亂矣

今按康節歸奇合扐四字本於正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爲初九文下已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則四亦未得為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為此辨者未知掛扐之中奇偶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扐

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

橫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之餘也郭氏曰自唐初以來以奇為扐故揲法多誤至橫渠而始分云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再扐為三變而成一爻橫渠之言正所以明正義之失也閏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今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扐也大傳之

文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著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扐固左右兩揲之餘然扐之為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扐言歸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扐為餘則其曰歸奇於扐者乃為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為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為說而詆唐人不當以奇為扐夫以奇為扐亦猶以其扐為餘爾名雖失之而實猶未爽也若如其

說以歸為掛以奇為一則為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蓍之所在歸奇之前不見有扐之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扐也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歲之閏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蓍分二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為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為扐而象不閏之歲則與大傳之云

掛一象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謂第二第三變爲再扐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奇偶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今未暇悉論後當隨事發之爾

伊川先生揲蓍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蓍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蓍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西隅此名右手之扐復以左手四揲右手之蓍四揲之餘亦

置於案之東南隅此名左手之扐其兩手所握之蓍為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為二更不重掛奇又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次合正策數又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為老陽郭氏曰此法先人親受於伊川先生雖復受於先人本無文字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詳書之

今按此説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為奇而第二三變不掛

愚已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歸奇於扐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蓍便為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則其掛之之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晚也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爻則其重複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

兼山郭氏曰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

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盖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扐也雍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掛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揲非五即九再揲三揲不四即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爾

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為要切而其踈率亦無甚於此

者蓋四十九者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為掛扐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御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扐之數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為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為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

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説其失益以甚矣聖人之道中正公平無向背取舍之私其見於象數之自然者蓋如此今乃欲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又曰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者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再以四揲而得之也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也

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

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者久矣至於揲蓍然後掛扐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為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為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又曰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為九地之生數二四合之為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以六分之則為三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為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六分之則為二十四又以四分之則為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於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其策四十八合之為八十四復三分之而為二十八復四分之

而為七少陰巽離兊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
坤畫一其策二十四合之為九十六復三分之而
為三十二復四分之而為八是七八出於九六而
為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盖以卦
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無象以爻則六子
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之畫也故惟乾坤有用九
用六之道諸卦之奇畫用乾之九也得偶畫者用
坤之六也無用七八之道也

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四象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之畫成而以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蓍之法具而掛扐之五與四以一其四而為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以象圓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為九

三偶者參其兩而為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以為六兩其一偶以為二而合之為八兩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為四參其一奇以為三而合之為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若專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不自知其不通而反以七八為無象不亦誤乎又況自其

四營三變而先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爻過揲之策以四乘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之策此於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策為母反再分之而後得九六焉且又不及乎七八而以為無象誤益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於蓍正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閒而别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也九六豈乾坤之所得專而七八豈六子之所偏用哉若如其言則凡筮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者無定卦矣尚何

筮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六子無用七用八之道此又不考乎歐陽子明用之説其鑿甚矣又况方為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耶如蘇氏所引一行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爾今直以八卦分之不亦太早計哉

釋疑序云繫辭不載九六七八陰陽老少之數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家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别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

已不同矣後世未識聖人之意者多主卜史之言
而不知所謂策數也
今按周禮太卜占人筮人之官旣舉其法不能甚詳然
其不見於大傳者已多矣然皆周公法也安知七八九
六之說不出於其中而夫子賛易之時見其已著而遂
不之及乎正如禮記冠義鄉飲酒義之屬亦以其禮自
有明文故詳其義而畧其數亦不可但見大傳之詞有
所不及而遂謂聖人畫卦初不以此爲異也聖人作易

本為卜筮若但有陰陽而無老少則又將何以觀變而玩其占乎且策數之云正出於七八九六者今深主策數而力排七八九六為非聖人之法進退無所據矣

辨證曰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衍亦皆但謂之數

今按此說之誤已辨於大傳策數之下矣大凡蓍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矣

又曰扐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扐是也或

謂指間為扐非也揚子雲作艻亦謂蓍之餘數豈以草間為艻耶

今按歸奇於扐謂歸此餘數於指間耳則此扐字乃歸餘數之處而非所歸餘數之名矣祭用數之扐者亦謂正數在握中而其奇零之數在指間指屬人身故從人從力而為扐也艻生於蓍而言此草在人指間也凡從力者皆勒之省文

又曰如正義之說是六揲六扐而成一爻三十六

揲三十六扐而成八卦與十八變而成卦之爻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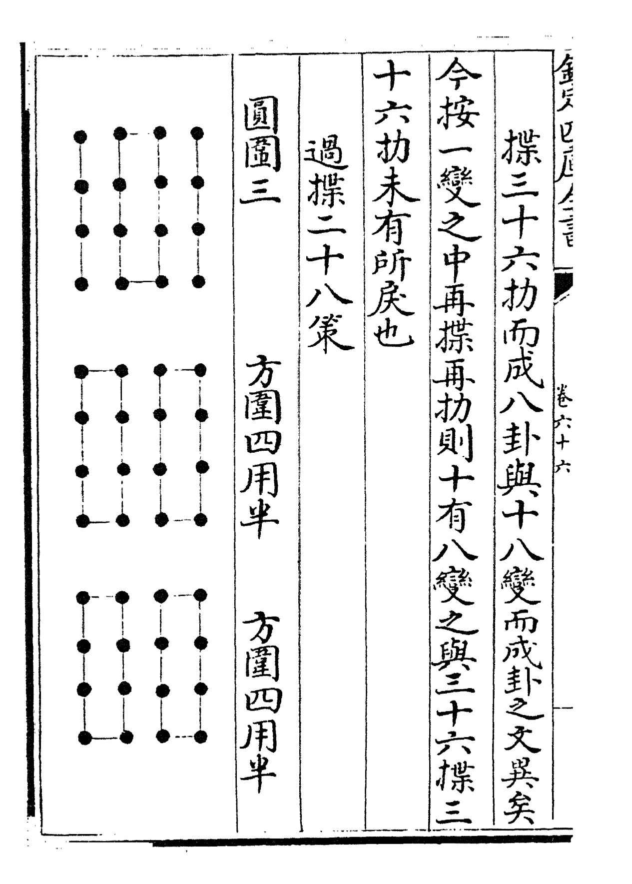
今按一變之中再揲再扐則十有八變之與三十六揲三十六扐未有所戾也

過揲二十八策

圓圍三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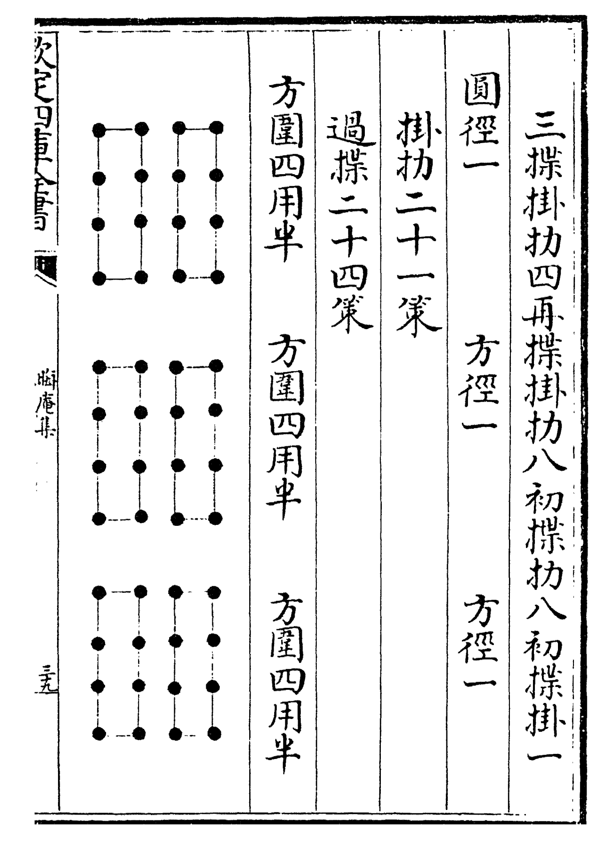
三揲掛扐四再揲掛扐八初揲扐八初揲掛一

圓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扐二十一策

過揲二十四策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三揲掛扐八再揲掛扐八初揲扐八初揲掛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扐二十五策

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竒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

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
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
復論其策數也
今按四十九中聖人無不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
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扐而必求之過揲之
間其與郭氏之說已畧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為
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為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
數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詆遽

至於此亦可畏哉

又云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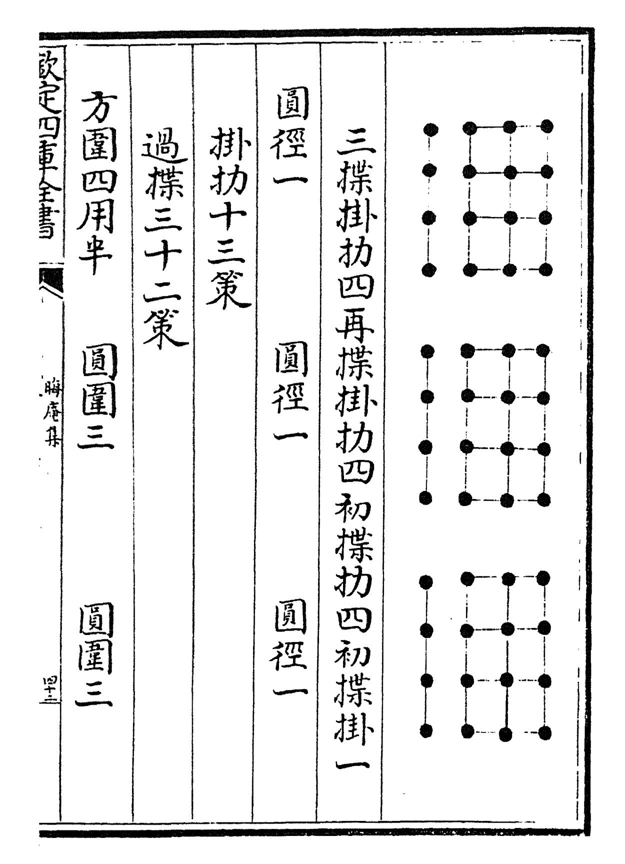
今按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論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圍三徑一之

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右皆二也掛一而左三右一也皆陽也掛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屬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陽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為陽惟左右皆四乃為陰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於陽少陰陽本皆二十四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損陽之四以歸於陰是亦以三變皆

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十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以不辨

過揲三十六策

圓圍三　　圓圍三　　圓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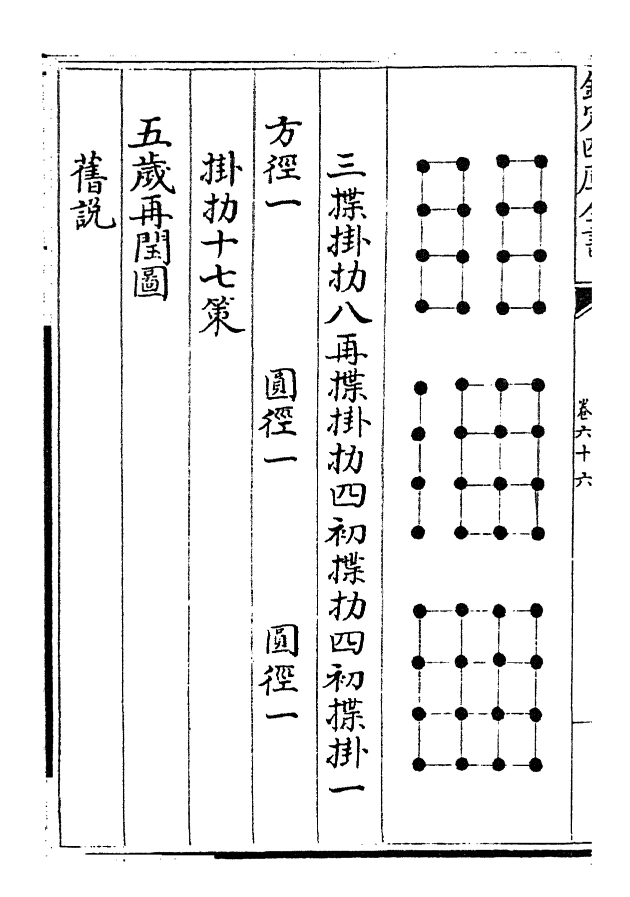
三揲掛扐四再揲掛扐四初揲扐四初揲掛一

圓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扐十三策

過揲三十二策

方圍四用半　圓圍三　圓圍三



三揲掛扐八再揲掛扐四初揲扐四初揲掛一

方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扐十七策

五歲再閏圖

舊說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三變

掛　揲左　扐左　揲右　扐右　掛　揲左　扐

左　揲右　扐右　掛　揲左　扐左　揲右　扐

右　甲乙丙閏　丁戊閏　己庚辛閏　壬癸閏

甲乙丙閏　丁戊閏

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扐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五歲者一變之間一掛再揲再扐各當一歲之象也再閏者兩扐之歲為再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蓍再分

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

郭氏說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變　七變　八變　九變

掛扐　扐　扐　掛扐　扐　扐　掛扐

扐　扐

甲閏　乙　丙　丁閏　戊　己　庚閏

辛壬

郭氏之說以掛為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扐第二變第三變不掛而扐故以有掛有扐之變為掛無掛有扐之變為扐其有掛之扐又弃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閲再歳也然則掛象閏歳而不象三才扐反象不閏之歳而不象閏且必二扐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歳而後再至亦不得為五歳而再閏矣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之竒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

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離兑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為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占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

不動亦用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諸家揲蓍説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與引國語之説為誤爾

琴律説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散聲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徵為九徽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為十二徽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

以為角（為十一徵）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為宮（琴長九尺而折其半故為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林鍾六寸為徵（為第九徵徽內三尺徽外一尺五寸上生太簇）太簇八寸為商（為第十三徵徽內四尺徵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一分為羽（為第八徵徽內二尺七寸徵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為角（為第十一徽徽內三尺五寸徽外九寸下生應鍾）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徽內二寸七分內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徽九徽之間內三尺一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在龍齦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一釐一毫（在九徽八徽之間內

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下生夾鍾

夾鍾七寸四分三氂七毫三絲為第十二徽徽內三尺八寸徽外七寸下生無射

無射四寸八分八氂八絲在八徽內二尺五寸徽外二尺上生中呂

中呂六寸五分八氂三毫四絲六忽為第十徽亦為角徽內三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鍾八寸七分八氂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為四寸三分八氂有奇也　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皆九氂氂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氂氂以下不取

按此以上為自龍齦之內至於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葢琴之有徽所以分

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説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　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

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為九尺又析其半而為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盖初絃黄鍾之宫次絃太蔟之商三絃中吕之角四絃林鍾之徵五絃南吕之羽六絃黄清之少宫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於龍齦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

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黃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宮聲之初矣（數八十一律九寸琴長四尺五寸）太蔟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為商（數七十二律八寸徽內四尺）姑洗則應於十一徽而為角（數六十四律七寸一分徽內三尺五寸中呂應於十而為角律六寸五分八釐有奇徽內三尺五寸但姑洗唯三絃用之餘絃皆用中呂）林鍾則應於九而為徵（數五十四律六寸徽內三尺）南宮則應於八而為羽（數四十八律六寸徽內二尺七寸）○次絃則太蔟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商之初

矣用宫數後倣此而其姑角應於十三之左用商數後倣此林徵應於十南羽應於九黄清少宫應於八之右〇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角之初矣而林徵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黄清少宫應於九太清少商應於八〇四絃則林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徵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黄清少宫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八〇五絃則南吕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羽之初矣黄清少宫則應於十二少商應於十

少角應於八九之間○六絃之黄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宫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徵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七絃之太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徵則應於十少羽則應於九少宫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徵内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黄鍾一均之聲也若大吕夾鍾甤賔夷則無射應鍾之為律則

無所用於黃鍾故必因旋宮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大在黃太之間律八寸三分七釐有竒內四尺二寸半○夾在大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三釐有竒內三尺八寸○蕤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釐內三尺一寸五分○夷在林南之間律五寸五分五釐有竒內二尺八寸半○無在南右律四寸八分八釐有竒內二尺五寸○應在無右律四○寸六分六釐內二尺四寸○蕤宮見本章圖說

若自七徽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二律之應亦各於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絃七徽承羽而為宮六七間為商六右為角五為徵四五間為羽○次絃七徽承宮而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徵五為羽四五間為宮○三絃七徽承商而

為角六六為羽五為宫五右為商○四絃承角而為徵六左為羽六右為宫六為商四五間為角○五絃七徵承徵而為羽六左為宫六右為商五右為角四五間為徵○六絃承羽而為宫七右為商五右為角五為徵四五間為羽○七絃承宫而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徵五為羽四五間為宫

四徵之後以至一徵之後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

此一節聲難取而用處亦不能盡載然其大槩次第亦與上兩節不異但加促容耳○凡五絃起於龍齦初絃五聲次絃四聲三絃三聲四絃二聲五絃一聲凡十有五聲皆正聲○初絃七徵次絃八徵三絃九徵四絃十徵五絃十二徵六絃龍齦以後為第二宫各五聲七絃龍齦以後四聲凡三十四聲皆少聲○初絃四徵以下至七絃八七間以後為第三宫各五聲凡三十五聲皆少少聲○初絃一徵之

後下至七絃四五之間初絃一聲次絃二聲三絃三聲四絃四聲五絃五聲六絃五聲七絃四聲凡二十四聲猶為少少入前三十五聲數内惟六絃一聲七絃二聲凡三聲為第四宫又别為少少少聲通為三十八聲共合一琴而計之為百十有三聲　但七徽之左為聲律之初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七徽則為正聲正律初氣之餘承徵羽既盡之後而黄鍾之宫後有應於此者且其下六絃之為聲律亦皆承其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焉氣已消而復息聲已散而復圓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

過此則其氣愈散地愈廹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徵以後所以為用之少雖四徵亦承以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反也此處但泛聲多取之自當别論而俗曲繁聲亦或有取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徵之分布聲律正與候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地為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為淺深黄鍾最長故最深而

最先應應鍾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齦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故按此鼓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氣應先後為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地淺深為之序據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虛而絃實管有長短而無

大小（圍皆九分徑皆三分）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齦也是以候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布徽者亦異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如以絃大小為五聲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於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除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為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

之學聾聵之耳一旦臆度而誦言之宜予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宫而一齊焉蓋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

資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令人不察
反以中徵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矣其惑也至
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
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
左右左者陽明故為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
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小人則順
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拂此理而世以
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又凡既

立此律以為宮則凡律之當徵而有聲者皆本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徵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惟第十二徵有徵無聲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而遇俗者自當進据可為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箝其頰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矣

定律

沈氏筆談据唐人琵琶録以為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

合字定宫絃乃以宫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

按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為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為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宫絃者亦黄鍾一均之法

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為盡於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聲為宮也蓋今俗樂之譜厶則合之為黃也マ則四下之為大也マ則四上之為大也二則一下之為夷也二則一上之為姑也マ則上之為中也厶則勾之為甤也厶則尺之為林也マ則マ下之為夷也マ則マ上之為南也刂則凡下之為無也刂則凡

上之為應也六則六之為黄清也刀則五下之為太清也刀則五上之為太清也則闕上之為夾清也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為此故附見其說云按今俗樂或為高於古雅樂三律則合字乃夾鍾也沈氏後章即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三均弱合字比太蔟徵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徵高外方樂又高坊一均以來惟契丹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坊疑唐之遺聲也若如沈說則方外合字真為夾鍾矣若使以此為黄鍾恐聲已高急更用旋宮至辰巳位即巳為林夷非惟不容彈亦不可得而上矣更詳之

調絃

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徵亦如之
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按下散上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徵隔三而得六聲
宮與羽商與少宮角與少商按上得三聲按下得三聲九徵按上者隔二而得四
聲宮與徵商與羽角與少宮徵與少商為四○內角聲在九十間四之一少濁按下者隔一
而得五聲少商與羽少宮與徵羽與角徵與商角與宮為五○內角聲在九八間四之一少清十
徵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宮與角商與徵角與羽徵與少宮羽與少商為五○內角
聲在十一徵少濁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與徵少宮與角羽與商徵與宮為四
○內角聲在十一徵少濁十三徵之左比絃相應而得六聲宮與商商與角

角與徵徵與羽羽與少宮少宮與少商凡六

右調絃之法大槩如此然惟九徽爲得其相生之序十徽則雖律吕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氏說以隔二者爲下生隔一者爲上生盖九徽之宮隔二者生散徵而散徵隔一上生十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角九徽之角隔二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徽之徵九徽之徵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

生十徽之羽也如此則九徽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徽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徽之按上按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知也此外諸絃號為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一律而自相醻酢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者全律之首七徽者散聲之貳故其應聲渾厚寛平最為諧韻特以中三絃者孤子特立無上下之交焉則其為用有所不周若八徽之三聲十三徽之六聲

則為律雖同而絲木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人心不同而强相然諾外雖和悦而中實乖離求其天屬自然真誠和協則惟九徽十徽與十一徽之三絃為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故遂以已意强為之説以為九徽者林鍾之位十徽者中吕之位林鍾為黄鍾之所生而中吕又為能反生黄鍾者所以得為調絃之地而非他徽之可及此其為説亦

巧矣然使果有是理則冐為不直於黄鍾焉謂之而必為此依傍假託之計耶若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恠古之為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黄鍾為宫則姑洗之為角有不可以毫髪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中吕為黄鍾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惟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流傳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昔人亦有為之說者皆無足

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為民以民為貴故於此焉上之者其穿鑿而迂踈固已甚矣又以為姑洗為正角中呂為慢角者則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為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為近古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為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為疑乃為之深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僭差者乃為迫於聲律自然之變

有不得已而然也葢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徵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闊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宮與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被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惟琴則専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别有二少而少宮之分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間有以補之而

不至於大闕惟徵角之間既為闊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巳午二位特為空闕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徵然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祗間一律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

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為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藴著為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兼用遂通五均數為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為專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虛語矣嗚呼異哉

晦庵集卷六十六